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

四十九至  
五十二

中書<sub>臣</sub>李采覆勘

總校官原任侍講<sub>臣</sub>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九

列傳

宋 五十三

任顯

李參

郭申錫

傅求

張景憲

竇卞

張瓊

孫瑜

許遵

盧士宗

錢象先

韓璠

杜純 欽

杜常

謝麟

王宗望

王吉甫

任顥字誠之青州壽光人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至衛尉丞擢鹽鐵判官陝西鑄康定大銅錢顥曰壞五為一以一當十恐犯者衆卒如其言夏人納款遣使要請十一事甚者欲去臣稱男顥押伴一切曉以義辭折而去出為京西轉運使奏計京師元昊為下所殺遣楊守素來告哀守素乃始為元昊謀不稱臣納賜節者也仁宗

記嘗屈其使者復使押伴顓問守素其主所以死不能對訖去不敢肆改知鳳翔府帝語輔臣顓宜備朝廷委任留判三司憑由司為諒祚冊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為治戎精要三篇上之進直史館遷何東轉運使帝嘗以禁帑金帛賜河北亦欲與河東顓辭曰受委制財用而先有求不敢顓為使者每行部必擇僚佐之賢者一人與俱凡事必與議未嘗以胥吏自隨人安其政入為鹽鐵副使擢天章閣待制儂賊

犯嶺外以顓知潭州宣撫司以宣毅卒有功檄補軍校  
顓察其色動曰必有異志執按之具服為賊內應蒐其  
家得所記潭事甚悉梟首以徇詔書褒激賜白金五百  
兩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坐在潭日賤市死商珠降  
為待制時四路以邊警聞渭獨無所上朝廷以斥候不  
密顓力言無他虞帝使覘之信乃還學士徙徐州以太  
子賓客致仕積官戶部侍郎卒年七十八

李參字清臣鄆州須城人以蔭知鹽山縣歲饑諭富室

出粟平其直予民不能糴者給以糟粃所活數萬通判  
定州知荆門軍荆門歲以夏伐竹輸荆南造舟積日久  
多蠹惡不可用牙校破產不償責參請冬伐竹度其費  
以給餘募商人與為市均得其利歷知興元府淮南京  
西陝西轉運使部多戍兵苦食少參審訂其闕令民自  
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之官號青苗錢經  
數年廩有羨糧熙寧青苗法蓋萌於此朝廷患邊費益  
廣參建議輦錢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法比其去省

權貨錢千萬計召為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為河北都轉運使移河東知荆南嘉祐七年召為三司使參知政事孫抃曰參為主計外臺將承風刻剝天下乃改羣牧使治平初加集賢院學士知瀛州賜黃金百兩帥臣有賜自參始再遷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蕃酋藥家族作亂討平之得良田五百頃以募弓箭手居鎮閱歲未嘗以邊事聞英宗遣使問故對曰將在邊期於無事而已不敢妄以寇貽主憂以疾解邊任判西京御史臺起知



曹濮二州神宗久知其才書姓名於殿柱以知永興軍未行卒年七十四參無學術然剛果嚴深喜發摘姦伏不假貸事至即決雖簿書纖悉不遺時稱能吏

郭申錫字延之魏人自言唐代公元振之後第進士為晉陵尉知博州州兵出戍有欲脅衆為亂者申錫戮一人黜二人乃定奏至仁宗曰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即為御史臺推直官數上疏論事大臣不便鞠獄慶州京東盜執濮州通判井淵遷知州事悉擒凶黨斬以徇召

為侍御史遂知雜事累詆權幸無所避為鹽鐵副使相  
視決河坐訟李參失實黜知濠州帝明榜朝堂稱其欺  
誣以倣在位旋加直史館知江寧府再副鹽鐵進天章  
閣待制知鄧州河中种諤取綏州申錫曰邊患將自此  
始及諒祚死請捐前故聽其子襲爵且言曰二虜賴歲  
幣甚厚渝平豈其所利必有以致之但得重將守邊不  
要功生事則善矣著邊鄙守禦策以給事中致仕卒年

傅求字命之考城人進士甲科通判泗州徙大名府

守呂夷簡委以事夷簡入相薦其才擢知宿州提點西

州益州刑獄

按宋史地理志川峽四路益州為劍南  
四川節度使四川本傳訛江西今據改

為

梓州路轉運使夷獠寇合江鈴轄司會兵掩擊求馳往

按所以狀乃縣吏冒取播州田獠故恐而叛即黥吏置

嶺南夷人聞之散去益州文彥博上其狀進秩徙陝西

關中行當十鐵錢盜鑄不可計求請變法時州縣已散

二百八十萬緡亟下令更為當三民出不意蕩產失業

多自經死然盜鑄遂止自康定用兵移稅輸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州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其惠而兵食亦足召為戶部副使隴右蕃酋凌戩獻古渭州地秦州范祥納之請繕城屯兵又括熟戶田諸羌斲之相率叛夏人欲得渭地移文來索後帥張昇以祥貪利生事請棄之詔求往視求以為城已訖役且已得而棄非所以強國威乃詔輸羌衆反其田報夏人以渭非其有不應索正其封疆而還兵遂解進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

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環之定邊若蕃官蘇恩以小  
過疑懼而遁將佐議致討涇原既出師境上求謂恩非  
素攜貳者乘以兵必起邊患但遣裨將從十數卒扣其  
帳開以禍福恩感泣還若如初入判太常寺權發遣開  
封府遷樞密直學士知定州復以龍圖閣直學士權開  
封求本有更能幹局至是老病斷獄數差失御史言其  
不勝任出知兗州卒年七十一

張景憲字正國河南人以父師德任淮南轉運副使山

陽令鄭昉贓累巨萬親戚多要人景憲首案治流之嶺外貪吏望風引去徙京西東轉運使王逵居郢專持吏短長求請賄謝如所欲景憲上其惡編置宿州熙寧初為戶部副使韓絳築撫寧羅鄂特兩城帝命景憲往視始受詔即言城不可守固不待到而後知也未幾撫寧陷至延安又言羅鄂特邈然孤城鑿井無水將何以守臣在道所見師勞民困之狀非一願罷徒勞之役廢無用之城嚴飭邊將為守計恐黠羌多詐緩急或為內應

宜亟止之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為命其後卒不行加集賢殿修撰為河東都轉運使議者欲分河東為兩路景憲言本道地肥磽相雜州縣貧富亦異正宜有無相通分之不便議遂寢改知瀛州上言比歲多不登民債逋欠今方小稔而官督使併償道路流言其禍乃甚於凶歲願以寬假帝從之仍下其事元豐初年知河陽時方討西南蠻景憲入辭因

言小醜跳梁殆邊吏擾之耳且其巢穴險阻若動兵遠  
征萬一餽餉不繼則我師坐困矣帝曰卿言是也然朝  
廷有不得已者明年徙同州以大中大夫卒年七十七  
景憲在仁宗朝為部使者時吏治尚寬獨多深刺及熙  
寧以來吏治峻急景憲反濟以寬方新法之行不劾一  
人居官不畏強禦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自負所守於  
人少許可母卒一朝鬚髮盡白世以此稱之

竇卞字彥法曹州冤句人進士第二通判汝州秦悼王



葬汝宗室來汝者衆得兵三千郡守林維以汝與其鄉  
近因使輦薪芻鐵石致其家衆怨憤謀殺維會日暮門  
閉不果遂挾大校叛卞啓闕招諭之曰汝曹特醉酒狂  
呼爾母恐忽少定乃密推首惡羈之請於朝詔維致任  
悉配徙亂者加集賢校理知太常院知絳州開封府推  
官方禁銷金為衣皇城卒捕得之屬卞治以中禁為言  
奏曰真宗行此制自掖廷始命不正以法無以示天下  
且非祖宗立法意英宗從其請尋知深州熙寧初河決

滹沱水及郡城地大震流民自恩冀來踵相接卞發常  
平粟食之吏白擅發且獲罪卞曰俟請而得報民死矣  
吾寧以一身活數萬人尋以請詔許之外間訛言水大  
至卞下令敢言者斬一日復報大水且至吏請閉門卞  
不可既而果妄時發六州卒築武彊陳卒惰主者笞之  
不服卞曰廂兵犯將校法不至重然興役聚工不可拘  
以常法命斬之以聞有詔嘉獎還為戶部判官同修起  
居注進天章閣待制判昭文館將作監尋坐王永年事

奪職提舉靈仙觀卒年四十五

張瓌字唐公洎之孫也舉進士以婦父王欽若嫌召試  
學士院賜第除祕閣校理同知太常禮院謚錢惟演曰  
文墨其子搯登聞鼓上訴仁宗使問狀瓌條奏甚切朝  
廷不能奪乃賜謚曰思判吏部南曹為開封府推官知  
洪州營校督役苛急其徒三百人將以夜殺之求不獲  
持甲謀於門請易校環召問諭遣明日推治黠者十人  
不為易校十年不會課文彥博為言特遷之徙兩浙轉

運使加直史館知潁州揚州即拜淮南轉運使三司下諸道責羨財淮南獨上金九錢三司使怒移文譙切瓌以賦數民貧對入修起居注知制誥草故相劉沆贈官制頗言其附會取顯位沆子瑾帥子弟婦女哀經請闕哭訴環挾私怨且醜詆其人執政以褒贈乃恩典瓌不當為貶詞出知黃州然瑾亦竟不敢請父諡還判流內銓英宗時以在先朝乞蚤定儲副進左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復出濠州歷應天府河南河陽請為太平州

卒瓌當官遇事輒言觸忤勢要至屢黜終不悔卒年七

十

孫瑜字叔禮博平人

按宋史孫爽傳博平人徙居須城

以父任為將作

監主簿賈昌朝薦為崇文檢討同知禮院開封府判官

使契丹適西討捷書至館伴要入賀啖以厚餉瑜辭以

奉使有指不肯賀加祕閣校理兩浙轉運使入辭仁宗

訪其家世謂曰卿孫爽子邪爽大儒也久以道輔朕因

面賜金紫先是郡縣倉庾以斗斛大小為姦瑜奏均其

制黜吏之亡狀者民大喜有言其變新器非便遷知曹州尋有言瑜所作量法均一誠便乃還其元資徙知蔡

州更相究濰單四州累官工部侍郎

按東都事畧孫奭傳言瑜官至天章

閣待制

卒年七十九始奭之亡朝廷錄其子孫時瑜之子

為諸孫長瑜曰吾忍因父喪而官吾子乎以兄之孤上之瑜天資整敏齊家以嚴稱善與人交一受知終身不易所薦士有過或教使自言曰已知之而復擠之吾不為也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第進士又中明法擢大理寺詳斷  
官知長興縣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賑濟竟以無  
患益興水利溉田甚溥邑人便利立石紀之為審刑院  
詳議官知宿州登州遵理典刑獄強敏明恕為登州執  
政許以判大理遵欲立竒以自驚會婦人阿云獄起初  
云許嫁未行嫌婿陋窺其寢田舍懷刀斫之十餘創不能  
殺斷其一指吏求盜弗得疑云所為執而詰之加訊掠  
乃吐實遵按云納米之日母服未除應以凡人論讞於

朝有司當為謀殺已傷遵駁言云被問即承應用按  
問欲舉自首條減等定罪審刑大理當絞刑非是事下  
刑部以遵為妄詔以贖論未幾果判大理恥用議法坐  
劾復持前議言刑部棄敕不用但引斷例一切按而殺  
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輕之義詔司馬光王安  
石議光以為不可安石主遵御史中丞滕甫侍御史錢  
覲皆遵言所爭戾法意自是廷論紛然安石既執政悉罪  
異已者遂從遵議雖累問不承者亦得為按問或兩人



同為盜劫吏先問左則按問在左先問右則按問在右  
獄之生死在問之先後而非盜之情天下益厭其說熙  
寧間出知壽州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  
宮尋致任累官中散大夫卒年八十二

盧士宗字公彥濰州昌樂人舉五經歷審刑院詳議編  
敕刪定官提點江西刑獄侍講楊安國以經術薦之仁  
宗御延和殿詔講官悉升殿聽其講易明日復命講泰  
卦授天章閣侍講賜三品服加直龍圖閣天章閣待制

判流內銓李參郭申錫有決河訟詔士宗劾之士宗言  
兩人皆為時用有罪當驗問不宜逮鞠於是但黜申錫  
為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審刑院通進銀臺司仁宗神  
主祔廟禮院請以太祖太宗為一世而增一室以備天  
子事七世之禮士宗以為在禮太祖之廟萬世不毀其  
餘昭穆親盡即毀示有終也歷引漢魏晉唐之事為言  
今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於典禮為合不當添展一  
室詔抃等再議卒從增室之說議者咎之出知青州入

辭英宗曰學士忠純之操朕所素知宜宜久處外命再對論知人安民之要勸帝守祖宗法御史言其罕通吏事且衰病改沂州熙寧初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士宗以儒者長刑名之學而主於仁恕故在刑部審刑前後十數年

錢象先字資元蘇州人進士高第呂夷簡薦為國子監直講歷權大理少卿度支判官河北江東轉運使召兼天章閣侍講詳定一路敕成當進勳爵仁宗以象先母

老欲慰之獨賜紫章服進待制知審刑院加龍圖閣直  
學士出知蔡州象先長於經術侍迺英十餘年有所顧  
問必依經以對反覆諷諭遂及當世之務帝禮遇甚渥  
故事講讀官分日送進象先已得蔡帝猶諭之曰大夫  
行有日矣宜講徹一編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徙知河  
南府陳州復兼侍講知審刑院象先旁通法家說故屢  
為刑官條令多所裁定嘗以為犯敕者重犯令者輕請  
移敕文犯令者甚衆又議告捕法以為罪有可去有可

捕苟皆許捕則姦人將倚法以誣善良因削去許捕百餘事其持心平恕類此復知許穎陳三州以吏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一

韓琦字君玉衛州汲人登進士第知定州安喜縣為政強力韓琦稱其才為開封司錄嘉祐寬恤諸道分遣使者琦曰京師諸夏之本顧獨不蒙惠乎乃具徭役利害上之詔司馬光陳洙詳定條式遂革大姓漁并之弊提點利州路河北刑獄以開封府判官迎契丹使使問南

朝不聞打圍何也璫曰我后仁及昆蟲非時不為耳熙  
寧初為梓州路轉運使朝廷命諸道議更役法璫首建  
併網減役之制省役人五百又請裁定諸州衙簿於是  
王安石言璫所言皆久為公私病監司背公邀譽莫之  
或恤而獨能體上意宜加賞乃下褒詔賜帛二百入為  
鹽鐵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澶州坐失舉降太常少卿  
河決晝夜捍禦神宗念其勞復改官太中大夫判將作  
監轉正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七璫吏事絕人閱按牘

終身不忘澶州民懷思之他日郡守或欲有所為民必曰此已經韓太中矣以故輒止

杜純字孝錫濮州甄陽人以蔭為泉州司法參軍泉有蕃舶之饒雜貨山積時官於州者私與於市價十不償一惟知州闕詠與純無私買人亦莫知後事敗獄治多相牽繫獨兩人無與詠猶以不察免且檄參對純憤懣陳書使者為訟寬詠得不坐熙寧初以河西令上書言政王安石異之引實條例司數與論事薦於朝充審刑

詳議官或議復肉刑先以別代死刑之輕者純言今盜抵死歲不減五十以死懼民民常不畏而況於刑乎人知不死犯者益衆是為名輕而實重也事遂寢秦師郭遠與其屬王韶成訟純受詔推鞠得韶罪安石主韶變其獄免純官韓絳為相以為檢詳三司會計安石再來乃請監池州酒久之為大理正上言比來或徒隸觖望或民相怨仇或意冒告賞但泛云某有罪某知狀官不識所逮之囚囚不省見逮之故若許有司先計其實而



坐為欺者以誣告當為不竟矣曹州民王坦避水患以車載貨入京征商者以為匿稅將議黥坦純復爭之卿楊汲奏為立異廢於家元祐元年范純仁韓維王存孫永交薦之除河北轉運判官初更役書司馬光稱其論議詳盡予之書曰足下在彼朝廷無河北憂純因建言河防舊隸轉運今乃領屬都水外丞計其決溢之變前日不加多今日不加少然出財之司則常憂費而緩不急用財之官則寧過計而無不及不如使之歸一後如

其言召為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擢侍御史言者詆其不由科第改右司郎中尋知相州徙徐州陝西轉運使還拜鴻臚光祿卿權兵部侍郎謝病以集賢院學士提舉崇福宮改修撰卒年六十四弟紘

紘字君章起進士為永年令歲荒民將他往召諭父老給印券使稱貸於大家約歲豐為督償於是咸得食無徙者明年稔償不愆素神宗聞其才用為大理評斷官檢詳樞密刑房修武經要畧職事對帝翊日語宰相嘉

其論奏明白未果用絃每議獄必傳經義民間有女幼  
許嫁未行而養於婿氏婿氏殺以誣人吏當如昏法絃  
曰禮婦三月而廟見未廟見而死則歸葬於家示未成  
婦也律定昏而夫犯論同凡人養婦雖非禮律然未成  
婦則一也議乃定又論天下囚應死吏懦不行法輒以  
疑讞夫殺人而有疑讞是縱民為殺之道也請治妄讞  
者不從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為夏國母祭奠使時夏人  
方修貢入其國禮猶倨絃責之夏人畏懼加敬他日夏

使至請歸復侵疆絃逆之至館使欲入見有所陳絃止之曰國主設有請必具表申朝廷肯以使人口語為可否乎乃不敢言遷右司郎中大理卿以直祕閣知齊鄧二州復為大理卿權刑部侍郎加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知鄆州獄繫囚三百人絃至旬日處決立盡又以刑部召未至還之鄆嘗有揭幟城隅著妖言其上期為變州民皆震俄而草場白晝火蓋所揭一事也民益恐或請大索城中絃笑曰奸計正在是冀因吾膠擾而

發柰何墮其術中彼無能為也居無何獲盜乃奸民為  
妖如所揣遂按誅之徙知應天府卒年六十二

杜常字正甫衛州人昭憲皇后族孫也折節學問無戚  
里習氣中進士第調河陽司法參軍事富弼禮重之崇  
寧中至工部尚書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軍苦旱及境  
而雨大河決直州西上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  
埽潰水溢常坐而止之於是役人盡力河流遂退郡賴  
以安卒年七十九

謝麟字應之建川甌寧人登第調會昌令民被酒夜與  
仇鬪既歸而所親殺之因誣仇麟知死者無子所親利  
其財一訊得實再調石首令縣苦江水為患隄不可禦  
麟壘石障之自是人得安堵號謝公隄通判辰州章惇  
使湖湘拓沅州薦麟為守由太常博士改西上閣門副  
使獠賊犯辰溪麟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  
獠降其種落四千八百人納思廣洞民千四百室得鎧甲  
二萬褒賜甚渥加果州刺史知涇南荆邠二州元祐初

復以朝議大夫直祕閣知潭州加直龍圖閣歷徙江寧鳳翔府涓桂二州融江有夷警將吏議致討麟以計平之戍兵從北來不能水土麟部土人使極南而北兵止屯近郡賴以全者甚衆卒于官

王宗望字確叟光州固始人以蔭累擢夔州路轉運副使哲宗即位行赦賞軍萬州彌旬不給庖卒朱明因衆怒白晝入府宅傷守臣左右驚散他兵籍籍謀兆亂宗望聞變自夔疾驅至先命給賞然後斬明以徇且竄視

守傷而不救者乃自劾朝廷嘉之歷倉部郎中司農少卿江淮發運使楚州沿淮至漣州風濤甚險舟多溺議者謂開支氏渠引水入運河歲久不決宗望始成之為公私利代吳安持為都水使者自大河有東北流之意紛爭十年水官無所適從宗望於內黃下埽自闕村而下創立新隄七十里盡閉北流東還故道右正言張商英論其誕謾而宗望奏已有成績遂增秩三等進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擢工部侍郎以集賢殿修撰知鄆



州卒年七十九元符中河復決內黃北流乃治其渠河  
東流事以為附會元祐追所得恩典云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練習法律試斷刑入等  
為大理評事累遷丞正刑部員外郎大理少卿舒亶以  
官燭引至第執政欲坐以自盜吉甫謂不可執政怒移  
獄他所吉甫亦就辨亶乃用飲食論罪不以燭也南郊  
起幔城後卒急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殆類白露屋  
耳卒訴之吏斷以非所宜言論死吉甫謂非咀呪剖不

應死遂求對從容敷陳不少懼帝為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還所過郡守有延館之者走馬使以聞詔鞠之吉甫議當答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難以增加成罪卒從答太倉火議誅守者十餘人亦爭之皆得不死其持論寬平大抵類此請知齊州徙梓州梓州在東州為壯藩戶口最盛轉運使欲增折配以取羨餘吉甫謂其僚曰民力竭矣一增之後不可復減吾寧貼使者怒忍為國歛怨為民基禍哉竟却之歷提點梓州路京畿

刑獄開封少尹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吉甫  
老於為吏廉介不同但一於用法士恨其少緣飾云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

列傳

宋 五十四

孫長卿

周沆

羅拯

馬仲甫

王居卿

孫構

張詵

蘇冢

馬從先

沈邁

遼括

李大臨

呂夏卿

祖無擇

張問

陳舜俞  
劉蒙

樂京

苗時中

韓贄

楚建中

張頡

盧革

秉

孫長卿字次公揚州人以外祖朱巽任為祕書省校書  
郎天禧中知楚州糧料院通判河南府秋大雨軍營壞  
或言某衆將叛洛中謹然長卿馳諭之推首惡一人誅  
之留宿其所衆遂定詔汰三陵奉先卒汰者羣譟府下  
長卿矯制使還而具言不可汰之故朝廷為止知和州

民訴人殺弟長卿察所言無理問其資曰上等也家幾人  
曰惟此弟爾曰然則汝殺弟也鞠之服郡人神明之提  
點益州路刑獄歷開封鹽鐵判官江東淮南河北轉運  
使江浙荆淮發運使歲漕米至八百萬或疑其多長卿  
曰吾非欲事羨贏以備饑歲爾議者謂楚水多風波請  
開盱眙河自淮趣高郵長卿言地阻山回繞役大難就  
事下都水調工數百萬卒以不可成罷之時又將弛茶  
禁而收其征召長卿議長卿曰祖宗權茶蓋將備二邊

之糴且不出都內錢公私以為便今之所行不足助邊  
糴什一國用耗矣乃條所不便十五事不從改陝西都  
轉運使踰年知慶州州據險患無水蓋嘗疏引澗谷汲  
城中未幾復絕長卿鑿百井皆及泉泥陽有羅川馬嶺  
上構危棧下臨不測之淵過者惴恐長卿訪得唐故道  
闕為通塗加集賢院學士河東都轉運使拜龍圖閣直  
學士知定州熙寧元年河北地大震城郭倉廩皆隕長  
卿盡力繕補神宗知其能轉兵部侍郎留再任明年卒



年六十六長卿無文學而長于政事為能臣性潔廉不以一毫取諸人定州當得園利八十萬悉歸之公既沒詔中使護其喪歸葬

周沆字子真青州益都人第進士知渤海縣歲滿縣人請留既報可而以親老求監州稅通判鳳翔歷江西轉運判官改知沂州歷開封府推官遷湖南轉運使蠻唐盤二族暴殺居民官軍數不利沆言蠻驟勝方驕未易鬪力須秋冬進兵且其地險氣毒人驍悍善用鉞盾北

軍不能捕請選邕宜融三州卒三千人習知山川技藝者徑擣其巢布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乃可順撫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加直史館知潭州他道兵來戍者率兩期乃代多死瘴癘沆請以期為斷戍人便之徙河東轉運使民盜鑄鐵錢法不能禁沆高估錢價鑄者以無利自息入為度支副使儂智高亂定仁宗命安撫廣西諭之曰嶺外地惡非賊所至處毋庸行對曰遠民懼塗炭當布宣天子德澤遂往遍行郡邑

民避寇棄業吏用常法滿半歲則聽人革佃沆曰是豈  
與凶年詭征役者同科奏申其期擢天章閣待制河北  
都轉運使李仲昌建六塔河之議以為費省而功倍詔  
沆行視沆言近計塞商胡本度五百八十萬工用薪芻  
千六百萬今纔用功一萬薪芻三百萬均一河也而功  
力不相侔如是蓋仲昌先為小計以來興役爾况所規  
新渠視河廣不能五之一安能容受此役若成河必汎  
濫齊博濱棣之民其魚矣既而從初議河塞復決如沆

言又徙河東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召知通  
進銀臺司判太常寺英宗既即位契丹賀乾元節使至  
沆館客令致書樞前使以非典故沆折之曰昔貴國有  
喪吾使至柳河即反今聽于几筵達命恩禮厚矣尚何  
言使者立授書朝廷未知契丹主年沆乘間雜他語以  
問得其實使者悔之曰今復應兄弟南朝矣進樞密院  
直學士知成德軍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

按宋史此

下有李中師傳雖有移淮粟濟浙饑一事然用法深刻厚結中人別無善蹟足錄今從刪

羅拯字道濟祥符人第進士歷官知滎州州介兩江間  
每江漲輒犯城郭拯作東西二堤除其患選知秀州為  
江西轉運判官提點福建刑獄泉州興化軍水壞廬舍  
拯請勿征海運竹木經一年民居皆復其舊遷轉運使  
邵武之光澤不榷酒以課賦民號黃麴錢拯均之他三  
邑人以為便改江淮發運副使江淮故無積倉漕船繫  
岸下俟糴入乃得行蓋官吏以淮南不受陳粟為逃譴  
計拯始請凡米至而不可上供者以廩軍又貯浙西米

於潤倉以時運自是漕增而費省轉正使拯使閱時泉  
商黃謹往高麗館之禮賓省其王公自天聖後職貢絕  
欲令使與謹俱來拯以聞神宗許之遂遣金悌入貢高  
麗復通中國加天章閣待制居職七年徙知永興軍青  
穎秦三州卒年六十五拯性和柔不與入校曲直時論  
服其長者

馬仲甫字子山廬江人

按宋史馬亮傳亮為廬州合肥人  
仲甫為廬江人江字應是

州字太子少保亮之子也舉進士知登封縣輟轅道險

之訛

庀傭民鑿為坦塗人使之通判趙州知台州為度支判  
官內侍楊永德言漕舟淮汴間惟水遞鋪為便詔仲甫  
偕往訂可否還言其害十餘條議遂格出為夔路轉運  
使歲饑盜粟者當論死仲甫請罪減一等詔須奏裁復  
言飢羸拘囚比得報死矣請決而後奏徙使淮南真揚  
諸州地狹出米少官糴之多價常踊登萊濱江按登萊與海近  
江字應是海字之訛米狼戾而農無所售仲甫請移糴以舒其患  
兩益於民從之遂繇戶部判官為發運使自淮陰徑泗

上浮長淮風波覆舟歲罹其患仲甫建議鑿洪澤渠六十里漕者便之拜天章閣待制知瀛州徙秦州古渭介青唐之南夏人在其北中通一徑小驚則路絕仲甫得

築栗城故址自鷄川砦築堡北抵南谷環數百里為內

地詔賜名甘谷堡

按宋史地理志秦州之甘谷非堡名以堡名者甘泉也

熙寧初

守亳許揚三州糾察在京刑獄知道進銀臺司復為揚州提舉崇禧觀卒

王居卿字壽明登州蓬萊人以進士至知齊州歷知揚



州改京東轉運使青州河貫城中苦汎濫為病居卿即  
城立飛梁上設樓櫓下建門以時啓閉人誦其智徙河  
北路河決曹村居卿立軟橫二埽以遏怒流而不與水  
爭朝廷賞其功建以為都水法召拜戶部副使提舉市  
易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秦州太原府卒年  
六十二居卿俗吏特以言利至從官

孫構字紹先博平人中進士第為廣濟軍判官歲入圭  
田粟六百石構止受百石餘以畀學官久之知黎州夷

年墨數擾邊用間殺之蜀帥呂公弼上其事擢知真州  
凶歲得盜令名指黨伍悉寘諸法境內為清遷度支判  
官夔州部夷梁承秀李光吉王克導生獠入寇轉運判  
官張詵請誅之選構為使倍道之官至則遣涪州按宋史地

理志涪州屬夔州路

豪社安

按宋史本傳作社安社字應是社字之訛

募千

人往襲自督官軍及黔中兵擊其後斬承秀入討二族  
火其居餘衆保黑崖嶺黔兵從間道夜譟而進光吉墜  
崖死克自縛降以其地建南平軍錄功加直昭文館從

湖北轉運使章惇興南北江蠻事構諭降懿治二州納  
歸附州十四北江酋彭師晏常持向背構知向水酋彭  
儒武與有隙檄使攻之師晏降得其下溪州地五溪皆  
平進集賢殿修撰賜三品服交趾入寇拜右諫議大夫  
知桂州聲言將犄角擣其巢穴寇聞引去以疾提舉崇  
福宮換大中大夫卒年六十四構喜功名勇於建立西  
南邊事自此始云

張詵字樞言建州浦城人第進士通判越州民患苦衙

前役詵科別人戶籍其當役者以錢僱充皆以為便知襄邑縣擢夔路轉運判官錄辟上之功加直集賢院改陝西轉運副使召對帝曰朕未識卿每閱章奏獨卿與蔡挺有所論請使人了然尋當以帥事相屬及入辭賜服金紫明年直龍圖閣知秦州前此將吏貪功多從羌地獵射因起邊患詵至中令毋得犯得一人斬諸境上羣羌感悅遷天章閣待制知熙州揀戩遺果莊逼岷州按宋史外國列傳揀戩始終臣順未嘗與中國抗揀戩死以種落付養子阿里庫頗峻刑殺其下二年遂逼果

莊使率衆拒洮州本傳載揀戣遣果莊逼岷州揀戣應  
是阿里庫之訛宋史地理志洮岷通遠州為一路洮州  
東至岷州界一百十三里果莊因拒洮州遂誵往討破  
逼岷州也茲仍史原文並引外國傳以附考

之於錯鑿城斬首萬級元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  
都府徙杭州將行復命權經畧熙河事趣使倍道行時  
倉卒治戎有司計產調夫民多流亡誵中途訴其狀乞  
敕劍外招撫之不報會靈武師罷乃赴杭道過京師帝  
訪以西事對曰彼勢雖弱而我師未銳邊備未飭願以  
歲月圖功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二誵廉於財平生

不殖田業既建拓瀘夷地被進用然終不違清議云

蘇棻字公佐磁州滏陽人擢第調克州觀察推官受知於守杜行為大理詳斷官遷審刑院詳議御史推直官知單州提點梓州益州路刑獄利州路轉運使文州歲市羌馬羌轉買蜀貨猾駟上下物價肆為姦漁棻議置折博務平貨直以易馬宿弊頓絕入判大理寺為湖北淮南城都路轉運使擢侍御史知雜事判刑部使契丹遂及半道聞英宗晏駕契丹置宴仍用樂棻謂送者曰

兩朝兄弟國家君臣之義吾與君等一也遂為之徹樂  
進度支副使以集賢殿修撰知鳳翔還糾察在京刑獄  
又出知潭州廣州累遷給事中知河南府入知審刑院  
卒

馬從先字子野祥符人少盡力於學父當任子推以與  
其弟由進士累官太常少卿知宿州宿在淮汴間素難  
治從先取囊博者重坐者厚賞以求盜禁屠牛鑄錢嚴  
甚大水發廩賑流亡全活數十萬代還知壽州以老辭

英宗諭遣之曰聞卿治行籍甚壽尤重於宿姑為朕往  
既至治如曩時由太子賓客轉工部侍郎致仕從先性  
整嚴雖盛夏不袒跣年七十六而卒

沈邁字文通錢塘人以蔭為郊社齋郎舉進士第二通  
判江寧府歸奏本治論仁宗曰近獻文者率以詩賦豈  
若此十篇之書為可用也除集賢校理頃之修起居注  
遂知制誥以父扶坐事免求知越州徙杭州為人疎雋  
博達明於吏治民或貧不能葬給以公錢嫁孤女數百



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寀刺問卷長  
短纖悉必知小民有犯法者輒刺為兵提點刑獄鞫真  
卿將按其狀遽為稍弛而刺者復為民召知開封府遷  
龍圖閣直學士早作視事逮午而畢出與親舊還往從  
容燕笑沛然有餘暇士大夫交稱其能拜翰林學士判  
流內銓丁母憂旋卒年四十弟遼從弟括

遼字敵達幼提拔不羣長而好學尚友傲晚一世趣操  
高爽縹緲然有物外意用兄任監壽州酒稅吳充使三

司薦監內藏庫熙寧初分審官建西院以為主簿遼故  
受知於王安石至是當國更張法令遼與之議論寢弗  
意日益見疎於是坐與其長不能相罷去久之以太常  
寺奉禮郎監杭州軍資庫轉運使使攝華亭縣他使者  
適有夙憾因縣民忿爭相牽告辭語連及遂文致其罪  
奪官流永州更赦始徙池州流連江湖間累年益偃蹇  
傲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間玩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  
不過爾耳即築室於齊山之工名曰雲巢好事者多往

游遼追悔平生不自貴重悉謝棄少習杜門隱几間作  
為文章雄竒峭麗尤長於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  
唱酬相往來然竟不復起元豐末卒年五十四

括字存中以父任為沭陽主簿縣依沭水乃職方氏所  
書浸曰沂沭者故跡漫為汙澤括新其二坊疏水為百  
渠九堰以播節原妾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編校昭  
文書籍為館閣校勘刪定三司條例故事三歲郊丘之  
制有司按籍而行藏其副史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

數里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繇絡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乘輿一器而百工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禮沿革為書曰南郊式即詔令點檢事務執新式從事所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檢正中書刑房提舉司天監日官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大抵漫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歷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人分方技科為五後皆施用加史館檢討淮南饑遣括察訪發常平錢粟疏溝

漬治廢田以救水患遷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  
遷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人未諭縣官意又  
市易司患蜀鹽之不禁欲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  
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括侍帝側帝顧曰卿知籍車  
乎曰知之敢問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  
當之括曰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  
車也五御折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  
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喜

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誠善然患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二事俱寢擢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自中允至是纔三月為河北西路察訪使先是銀冶轉運司置官收其利括言近寶則國貧其勢必然人衆則囊橐姦偽何以檢朝廷歲遺契丹銀數千萬以其非北方所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坊城皆沒於彼使其知鑿山

之利則中國之弊益輕何賴歲餉鄰釁將自此始矣時  
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民以為病括言北地多馬而入習  
騎戰猶中國之工彊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  
以取勝又邊人習兵惟以挽彊定最而未必能貫革謂  
宜以射遠入堅為法如是者三十一事詔皆可之遼肅  
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  
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蹟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  
古長城為境今所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召對帝喜曰

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賜括白金千兩使行至契丹庭契丹相揚益戒來就議括得地訟之籍數十預使吏士誦之益戒有所問則顧吏舉以荅他日復問亦如之益戒無以應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契丹知不可奪遂舍黃嵬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龐人情之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拜翰林學士權



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之詆  
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為不便者特士  
大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無足恤也獨微戶本無  
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為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  
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首鼠非刺陰害司農  
法以集賢院學士知宣州明年復龍圖閣待制知審官  
院又出知青州未行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為酒命  
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

之邊人驩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起乘者千餘以援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戍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為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敕書而矯制賜緡錢數萬以駟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蕃漢將士自皇城使以降許承制補授种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二萬人皆潰入

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統管遣汝歸取糧主者為何人曰在後即諭令各歸屯及暮至者八百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歸仁不能對斬以徇大將景思誼曲珍拔夏人磨崖葭蘆浮圖城括議築石堡以臨西夏而給事中徐禧來禧欲先城永樂詔禧護諸將往築令括移府並塞以濟軍用已而禧敗沒括以夏人襲綏德先往救之不能援永樂

按宋史夏國傳言夏國永樂括等援兵為夏人所隔不得前

坐謫均州團練副使元祐初徙秀州繼以光祿少卿分  
司居潤八年卒年六十五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  
歷音樂醫藥卜算無所不通皆有所論著又紀平日與  
賓客言者為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於世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華陽人登進士第為絳州推官杜  
衍安撫河東薦為國子監直講睦親宅講書文彥博薦  
為祕閣校理責監滁州稅未幾還故職仁宗嘗遣使賜  
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阜隸方自秣馬使者

還奏帝曰真庶士也以親老請知廣安軍徙邳州還為  
羣牧判官開封府推官神宗雅知其名擢修起居注進  
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言青苗法有害無益王安石怒  
會李定除御史宋敏求蘇頌相繼封還詞命次至大臨  
大臨亦還之合言故事臺官必以員外郎博士近制但  
不限此非謂選人亦許之也定以初等職官超朝籍躡  
憲臺偉門一開名器有限安得人人滿其意復詔諭數  
四頌大臨故爭不已乃以累格詔命皆使歸班大臨以

工部郎中出知汝州徙知梓州加集賢殿修撰復天章閣待制年七十致仕七年而卒大臨清整有守論議識大體與宋敏求蘇頌稱為熙寧三舍人云

呂夏卿字縉叔泉州晉江人舉進士為江寧尉編修唐書成直祕閣同知禮院仁宗選任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且言天下之勢不能常安當於未然之前救其弊朝廷頗采其策英宗之世歷史館檢討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帝嘗訪以政對曰兩朝不惜金帛以和二邊

脫民鋒鏑之禍古未有也願勿失前好出知穎州夏卿  
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又通譜學創為世系諸表於新唐  
書最有功云

祖無擇字擇之上蔡人進士高第歷知南康軍海州提  
點淮南廣東刑獄廣南轉運使入直集賢院時封孔子  
後為文宣公無擇言以祖謚而加後嗣非禮於是改為  
衍聖公出知袁州首建學官置生徒郡國經誦之風始  
盛同修起居注知制誥加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

進學士知鄭杭二州神宗立知通進銀臺司初詞臣作  
誥命許受潤筆物王安石與無擇同知制誥安石辭饋  
不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  
惡之熙寧初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知明州苗  
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事連無擇子韶  
小人也請遣內侍自京師逮赴秀州獄蘇頌言無擇列  
侍從不當與故吏對曲直御史張戢亦救之皆不聽及  
獄成無貪狀但得其貸官錢接部民坐及乘船過制而



已遂摘忠正軍節度副使

按東都事畧所載與宋史本傳不同事畧云安石得政乃

諷監司求無擇罪遣御史王子韶按治子韶小人也攝無擇對吏鍛鍊無所得坐借公使酒三百小瓶以送遺

容遂責忠正軍節度副使士大夫寃之有知明州光祿卿苗振監司亦由觀望發其罪朝廷遣崇文院校書張

載按治載贖者也悉為平反之罪止罰金其幸不幸如此附識安石猶為帝言陛下遣

一御史出即得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

之而無效者尋復光祿卿秘書監集賢院學士主管西

京御史臺移知信陽軍卒無擇為人好義篤於師友少

從孫明復學經術又從穆修為文章兩人死力求其遺

文彙次之傳於世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用小累鍛鍊

放棄訖不復振士論惜之

按宋史此下有程師孟傳循吏傳又有程師孟同此一入

並同此一傳一史兩見從無此例考師孟居官尚有惠政存之循吏此處從刪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牧地

在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主券不

明吏苟趣辦持詔書奪人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

曰是豈朝廷意耶具上以聞立罷之擢提點河北刑獄

大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

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害若築小吳則左疆而右傷南岸並京畿為害獨可於孫陳兩埽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復為河北轉運使所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三十萬自澶築隄抵乾寧問言隄未能為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為度支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需貶知光化軍未

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郡縣枝蔓連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為帝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反以得流亡為幸語切驚人元豐定官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為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已廉潔嘗任廊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

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  
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舜俞字令舉湖州烏程人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  
第一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試  
館職舜俞辭繳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令上  
疏自劾曰民間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納償緡錢而  
穀粟布縷魚鹽薪菽耰鋤釜錡之屬得雜取之朝廷募  
民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償緡錢欲如私家雜償

他物不可得故愚民多至賣田宅質妻孥未嘗不以貫  
貸為苦詔謂振民之絕而抑兼并然使十戶為甲浮浪  
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乏絕者已不蒙其惠此法終行愈  
為兼并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之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  
受餉但權穀價貴賤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  
爾今散為青苗惟恐不盡萬一饑饉存至必有乘時貴  
糶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制既放錢取息富室藏鏹  
坐待鄰里逋欠之時田宅妻孥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

并利哉雖分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月與夏斂之期等  
夏放之月與秋斂之期等不過展轉計息以給為納使  
吾民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  
一賦以蔽海內奏上責監南康軍鹽酒稅五年而卒舜  
俞自號白牛居士一斤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  
之云

京荆南人為布衣時鄉里稱其行義事母至孝妻張氏  
家絕挾女弟自隨京為嫁之嘉祐初詔訪遺逸以薦得

校書郎為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上疏以畏天保民為請知長葛縣助役法行京言不便遂不肯治縣事自列丐去提舉官劾之詔奪著作佐郎經十年乃復官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蒙字子明渤海人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議免役蒙以為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歸鄉教授養親元豐



二年卒年四十

苗時中字子居其先自壺關徙宿州以蔭主寧陵簿邑  
有古河久墮請開導以溉田為利甚博人謂之苗公河  
調潞州司法參軍郡守欲入一囚於死執不可守怒責  
甚峻時中曰寧歸田里法不可奪守悟而聽之熙寧中  
以司農丞使梓州路密薦能吏十人後皆進用人卒莫  
之知交人犯邊擢廣西轉運副使師討交人罪次富良  
江久不進時中曰師無進討意賊必從間道來乘我不

備冀萬一之勝勢窮然後降耳密備之既而果從上流  
來戰敗始納款徙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蠻竒迪迺  
遁不行時中曰師老矣將士暴露非計之善者存寶不  
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竒迪既降復逸去將士相視失  
色及暮刁斗不鳴時中問廣廣曰既失賊故縱兵追之  
不暇恤爾時中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為勇  
耶今入異境變且不測廣悟亟止追者整軍以進會得  
詔班師軍行時中創為攢運法食以不乏遷兩階為發

運副使河東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  
制至戶部侍郎卒

韓贄字獻臣齊州長山人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坐  
微累黜監江州稅道除知睦州復為侍御史荆湖災出  
持節安撫湘中自馬氏擅國計丁輸米身死產竭不得  
免贄奏除之改知諫院進天章閣待制宰相梁適以私  
容姦狄青起卒伍位樞密內侍王守忠遷官不次皆舉  
劾無所諱出知滄瀛二州遷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

運使河決商胡而北議者欲復之役將興贄言北流既  
安定驟更之未必能成功不若開魏金隄使分注故道  
支為兩河或可紓水患詔遣使相視如其策才役三千  
人幾月而畢入判都水監權開封府政簡而治知河南  
府建永厚陵費省而不擾神宗稱之還知審刑院糾察  
在京刑獄知徐州以吏部侍郎致仕贄性行淑均平居  
自奉至約推所得祿賜買田贍族黨賴以活者殆百數  
退休十五年謝絕人事讀書賦詩以自娛年八十五卒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知榮河縣民苦鹽稅不平建中約田多寡以為輕重主管廊延經畧機宜文字夏人來正土疆往莅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滿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即去衆服其量元昊歸款建中白府請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控東道夏人果來聞有備不敢入累遷提點京東刑獄鹽鐵判官昭陵建命裁定調度省數十萬計歷夔路淮南京西轉運使進度支副使神宗用事西鄙召欲用之言不合旨出知滄

州久之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慶州江寧成  
德軍以正議大夫致仕元祐初文彥博薦為戶部侍郎  
不拜卒年八十一

張頡字仲舉其先金陵人徙鼎州桃源第進士調江陵  
推官歲旱饑朝廷遣使安撫頡條獻十事活數萬人知  
益陽縣縣接梅上溪峒多蠻獠出入頡按禁地約束召  
獠人耕墾上其事不報累遷開封府判官提點江西刑  
獄廣東轉運使熙寧中章惇取南江地建沅懿等州克

梅山與楊光僭為敵頡居憂於鼎移書朝貴言南江殺戮過甚無辜者十八九浮屍蔽江民不食魚者數月悖疾其說欲分功啖之乃言曰頡昔令益陽首建梅山之議今日成功權輿於頡詔賜絹三百匹尋權江淮制置發運副使改知荆南復徙廣西轉運使時建廣源為順州將城之頡謂無益朝廷從其議坐梓罵參軍沈竦罷歸未幾以直集賢院知齊滄二州進直龍圖閣知桂州時有獻言者謂海南黎人陳被蓋五洞酋領異時盛強

且為中國患今請出兵自効宜有以撫納之命頡處其事頡使一介往呼之出補以牙校喜而去詔問何賞之薄對曰荒徼蠻蛋無他覲得是足矣尋罷兵海外訖無事久之轉運使馬默劾其經理宜州蠻事失宜罷職知均州哲宗立還故職知鳳翔廣州召為戶部侍郎頡所歷以嚴致理而深文狡獪右司諫蘇轍論之不報踰年以寶文閣待制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湖北溪峽畔朝廷託頡素望復徙知荆南至都門暴卒



盧革字仲辛湖州德清人少舉童子首選至登第年才  
十六慶歷中知龔州蠻入寇桂管騷動革經畫軍需先  
事而集移書安撫使杜杞請治諸郡城及易長吏之不  
才者又言嶺外小郡合四五不當中州一大縣無城池  
甲兵之備將為賊困宜度遠近并省之後儂智高來九  
郡相繼不守皆如革慮知婺泉二州提點廣東刑獄福  
建湖南轉運使復請外遂為宣州以光祿卿致仕卒年  
八十二子秉

秉字仲甫中進士甲科調吉州推官青州掌書記知開封府倉曹參軍浮沈州縣二十年人無知者王安石得其壁間詩識其靜退方置條例司預選中奉使淮浙治鹽法與薛向究索利病出本錢業鬻海之民戒不得私鬻還奏遂為定制檢正吏房公事提點兩浙淮東刑獄專提舉鹽事持法苛嚴追昏連保罪及妻孥一歲中犯者以千萬數進制置發運副使東南饑詔損上供米價以糴秉言價雖賤貧者終艱得錢請但償糴本而以其

餘賑贍是歲上計神宗問曰聞滌和民捕蝗充食有諸  
對曰有之民飢甚殍死相枕籍帝惻然曰前此獨趙抃  
為朕言之耳先是發運使多獻餘羨以希恩寵秉言職  
在董督六路財賦以時上之安得羨今稱羨者率正數  
也請自是罷獻獨以七十萬緡償三司逋加集賢殿修  
撰知渭州五路大出西討惟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  
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  
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目木多

威丹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  
靜邊若指夏人來路曰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  
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威丹已死有  
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幕府上功患不實吾敢  
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威丹果死詔褒賜服馬金  
幣且使上所獲器甲秉守邊久表父革年老乞歸移知  
湖州復詔還渭元祐中知荆南劉安世論其行鹽法虐  
民降待制提舉洞霄宮卒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一

列傳

宋 五十五

滕元發

李師中

陸詵

趙高

孫路

游師雄

穆衍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為名而字

達道東陽人將生之夕母夢虎行月中墜其室性豪雋  
慷慨不拘小節九歲能賦詩范仲淹見而竒之舉進士  
廷試第三因聲韻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授大理評事  
通判湖州孫沔守杭見而異之曰竒才也後當為賢將  
授以治劇守邊之略召試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鹽  
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英宗書其姓名藏禁中未及  
用神宗即位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  
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神宗曰卿知君子小

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辟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革  
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  
殆伏讀通鑑輯覽

御批勝元勝歐陽修朋黨論遠矣

神宗太息久之進知制誥知諫

院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神宗以問元  
發元發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以為欺天陷  
人矣拜御史中丞

東都事略作知開封府遷御史中丞

種諤擅築綏州且與

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夏人誘殺將官楊

定元發上疏極言諒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又中書樞密制邊事多不合中書賞戰功而樞密降約束樞密詰修堡而中書降褒詔元發言戰守大事也而異同如是願敕二府必同而後下宰相以其子判鼓院諫官謂不可神宗曰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元發曰人有訴宰相使其子違之可乎神宗悟為罷之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秦州神宗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河北



地大震命元發為安撫使時城舍多圯吏民懼壓皆幄  
寢芟舍元發獨處屋下曰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瘞  
死食饑除田租修隄障察貪殘督盜賊北道遂安除翰  
林學士知開封府夏國主秉常被篡元發言繼遭死時  
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  
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  
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立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  
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神宗竒其策然不果

用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  
鬲神宗知其誠蓋事無巨細人無親疏輒皆問之元發  
隨事解答不少嫌隱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詢詢然恐  
元發有言而帝信之也因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  
州徙定州初入郡東都事略言新法之害且曰臣始以  
意度其不可耳既為郡乃親見之歲旱求言又疏奏新  
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三年以  
求所行有不便者悉罷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皆不

聽歷青州應天府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  
擠之黜為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  
居筠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  
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  
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  
哲宗登位徙蘇揚二州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鄆州學  
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元發曰學無食  
而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時淮南

京東饑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為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為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

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

按東都事略載元發在太原全活流民五

萬與本傳異

徙真定又徙太原元發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

稱名帥河東十二將其八以備西邊分半畚休元發至之八月邊遽來告請八將皆防秋元發曰夏若併兵犯我雖八將不敵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防秋將懼扣閤爭之元發指其頸曰吾已舍此矣頭可斬兵不

可出是歲塞上無風塵警詔以四砦賜夏人葭蘆在河  
東元發請先畫境而後棄且曰取城易棄城難命部將  
訾虎領兵護邊夏不敢近夏既得砦又欲以綏德城為  
說畫境出二十里外元發曰是一舉而失百里必不可  
九上章爭之以老力求淮南乃為龍圖閣學士復知揚  
州未至而卒年七十一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謚曰章敏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父緯為  
涇原都監夏人十餘萬犯鎮戎緯帥兵出戰而帥司所

遣別將郭志高逗遛不進諸將以衆寡不敵不敢復出  
緯坐責降師中詣宰相辯父無罪時呂夷簡為相詰問  
不屈夷簡怒以為非布衣所宜言對曰師中所言父事  
也由是知名舉進士廊延龐籍辟知洛川縣民有罪妨  
其農事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吏令當下者榜于民或  
召父老諭之租稅皆先期而集民負官茶直十萬緡追  
繫甚衆師中為脫桎梏語之曰公錢無不償之理寬與  
汝期可乎皆感泣聽命乃令鄉置一匱籍其名許日輸

所負一錢以上輒投之書簿而去比終歲逋者盡足官  
移諸郡粟於邊已而反之盛冬大雪勞且費至賤售予  
兼并家師中令過縣願輸者聽躬坐庾門執契以須數  
日得萬斛使下其法於他縣嘗出鄉亭見戎人雜耕皆  
兵興時入中國人籍其力往往結為婚姻久而不歸師  
中言若輩不可雜處言之經略使并索旁郡者徒諸絕  
塞龐籍為樞密副使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知敷政  
縣權主管經略司文字夏人以歲賜緩移邊曰願勿逾

歲暮詔吏報許師中更牒曰如故事樞密院劾為擅改  
制書師中曰所改者郡牒耳非制也朝廷是之薄其過  
提點廣西刑獄桂州靈渠故通漕歲久石窒舟滯師中  
即楚石鑿而通之邕管有馬軍五百馬不能夏多死師  
中謂地皆險阻無所事騎奏罷之初邕州蕭注宜州張  
師正謀啓邊釁注欲以所管蠻峒酋豪往討交趾云不  
用朝廷兵食詔下經略使蕭固轉運使宋咸二人為注  
所餌合詞稱便而師中至詔以注奏付之師中邀注來



難之曰君以首豪伐交趾能保必勝乎曰不能師中曰  
既不能保必勝脫有敗衄奈何注知不可遂罷議會蠻  
搖申紹泰入追亡者害巡檢宋士堯注又張皇為駭奏  
仁宗為之盱食師中言無足憂因劾注邀功生事掎斂  
失衆心卒致將率敗覆按法當斬於是注責泰州安置  
并按固咸皆坐貶師中攝帥事東都事略作師中遷  
轉運使既而攝帥事交  
趾耀兵於邊聲言將入寇師中方宴客飲酒自若草六  
榜揭境上報以其情得不敢動即日貢方物紹泰懼委

巢穴遁去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幸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立率其族以地降邊人化其德多畫像立祠以事稱為桂州李大夫還知濟克二州濟水埋塞久師中訪故道自克城西南啟鑿之功未半而去遷直史館知鳳翔府种諤取綏州師中言西夏方又貢叛狀未明恐彼得以藉口徒啟其釁端廊延路覘知西夏駐兵綏銀州檄諸路當牽制師中疏論牽制之害時諸將皆請行師中曰不出兵罪獨在帥非諸

將憂也既而此舉卒罷熙寧初拜天章閣待制河東都  
轉運使西人入寇以師中知秦州詔賜以班超傳師中  
亦以持重總大體自處前此多屯重兵於境寇至則戰  
嬰其銳鋒而內無以過其入師中簡善守者列塞上而  
使善戰者中居令諸城曰即寇至堅壁固守須其去出  
戰士尾襲之約束既熟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  
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遂言今  
修築必廣發兵大張聲勢及令蕃部納土招弓箭手恐

西蕃及洮河武勝軍部族生疑今不若先招撫青唐武勝及洮河諸族則西蕃族必乞修城砦因其所欲量發兵築城堡以示斷絕夏人鈔略之患部人必歸心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奏報反覆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詔知瀛州又乞召司馬光蘇軾等置左右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益為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歇其語以為罔上遂貶和

州團練副使安置遷右司郎中卒

按東都事略載遷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

徙單州復分司南  
京提舉太極觀卒

年六十六師中始事州縣邸狀報包

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  
為今鄆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  
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其志尚甚高每進見多陳天  
人之際君臣大節請以進賢退不肖為宰相考課法在  
官不責威罰務以信服人至明而恕去之日民擁道遮  
泣馬不得行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

為大言以故不容于時而屢黜氣未嘗少衰

陸說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簽書北京判官貝州亂  
給事不貳興賊平又條治其獄無濫者加集賢校理通  
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說主餽餉具言非中國所恃而勞  
師屯戍且生事既而諸羌果怒爭塞下大擾經二歲乃  
定判太常禮院吏部南曹提點開封縣鎮咸平龍騎軍  
皆故羣盜牢廩不時得毆泣給官還營不自安大校柴  
元煽使亂詔說往視許元以不死命取始禍者自贖衆

皆帖然提點陝西刑獄時鑄錢法壞議者欲變大錢當一說言民間素重小銅錢而賤大鐵錢他日以一當三猶輕之今減令均直大錢必廢請以一當二則公私所損亡幾而商賈可以通行兼盜鑄者計其直無贏將必自止從之徙說南北轉運使直集英院進集賢殿修撰知桂州奏言邕去桂十八驛異時經畧使未嘗行飭武備臣願得一往使羣蠻知省大將號令因以聲震南交詔可自儂徭定後交人寢驕守帥嘗姑息說至部其使

者黎順宗來偃蹇如故態詵絀其禮召問折諭導以所當為懾伏而去詵遂至邕州集左右江四十五峒首詣麾下閱簡工丁五萬補置將吏更鑄印給之軍聲益張交人滋益恭遣使入貢召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命張田代之英宗戒以毋得改詵法道除知延州趣入覲帝勞之曰卿在嶺外施設無不當者鄙延最當敵要令將何先對曰邊事難以喻度未審陛下欲安靜也將威之也帝曰大抵邊陲當安靜昨王素為朕言惟朝廷與帥



臣意如此至如諸將無不貪功生事者卿謂何如詵曰  
素言是也諒祚寇慶州以敗選聲言益發人騎且出嫚  
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詣則國  
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  
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盤旋不敢入乃報  
言邊吏擅興兵今誅之矣朝廷遣何次公持詔書諭告  
詵以為未可明年又乞留賜冬服及大行遺留二使而  
自以帥牒告之故諒祚始因詵謝罪供貢職銀州監軍

寬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  
遂欲因取河南地諤曰數萬之衆納土容可受若但以  
衆來情偽未可知且安所置之戒諤毋妄動諤持之力  
詔諤召諤問狀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諤向言名山誠  
能據橫山以扞敵我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為守故為中  
國之利今無益我而輕啟西釁非計也乃共畫三策令  
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神宗  
意詵不協力徙知秦鳳諤遂發兵取綏州詵欲理諤不

稟節制之狀未及而徙詵馳見帝請棄綏州而上諤罪  
帝愈不憚罷知晉州既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以詵知  
真定改龍圖閣學士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刀耕  
火種民常不足今省稅科折已重其民輕侈不為儲積  
脫歲儉不能償逋適陷之死地願罷四路使者詵獨置

成都府一路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子師閔

按宋史此下有師閔

附傳師閔以言利見用其居  
官事蹟一無可取今從刪

趙高字公才邛州依政人第進士為汾州司法參軍郭

達宣撫陝西辟掌機宜文字种諤擅納綏州降人數萬  
朝廷以其生事議誅諤反故地歸降人以解仇釋兵高  
上疏曰諤無名與舉死有餘責若將改而還之彼能聽  
順而亡絕約之心乎不若諭以彼衆餓莩投死中國邊  
臣雖擅納實無所利特以往年俘我蘇立景詢輩爾可  
遣詢等來與降人交歸各遵紀律而疆場寧矣如其蔽  
而不遣則我留橫山之衆未為失也又徙達帥廊延為  
達移書執政請存綏州以張兵勢先規度大理河川建

堡皆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若棄綏不守則無以安新附之衆援種世衡招蕃兵部敵屯青澗城故事朝廷從之活降人數萬為東路捍蔽熙寧初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既而以李崇貴韓道喜來獻且請和朝廷欲官其任事之首鑄歲賜以為俸給因使納塞門安遠二砦而還綏州高言綏實形勢之地宜增廣邊障乃無窮之利若存綏以觀其變計之得也神宗召問狀對曰綏之存亡皆不免用兵降二萬人入我肝脾饜隙

已深不可亡備神宗然之除集賢校理夏人犯環慶後復來賀正高請邊吏離其心腹因以招橫山之衆此不戰而屈人兵也遷提點陝西刑獄韓絳宣撫陝西河東兵西討高為絳言大兵過山界皆砂磧乏善水草又亡險隘可以控扼今切危之若乘兵威招誘山界人戶處之生地當先經畫山界控扼之地然後招降不爾勞師遠攻未見其利絳欲取橫山納种諤之策遂城囉兀以高權宣撫判官諤趨河東兵會銀川規以後期斬將高白

絳令諤自往中路迎東兵諤懼違節制乃不敢逞加  
直龍圖閣知延州夏人屢欲款塞每虛聲搖邊詔問方  
略高審計形勢為破敵之策以獻遣裨將曲珍呂真以  
兵千人分巡東西路夏人方以四萬衆自間道欲取綏  
道遇珍惶駭亟戰真繼至夏衆敗走夏自失綏意未能  
已高揣知其情奏言夏使請和必欲畫綏界願聽本路  
經略司分畫歲賜則俟通知之日復馬明年遂用高策  
以綏為綏德城初鄜延地皆荒瘠占田者不出租賦倚

為藩蔽寶元用兵後凋耗殆盡其曠土為諸酋所有高因招問曰往時汝族戶若干今皆安在對大兵之後死亡流散其所存止此高曰其地存乎酋無以對高曰聽汝自募丁家使占田充兵若何吾所得者人爾田則吾不問也諸酋皆感服歸募悉補亡籍又檢括境內公私間田得七千五百餘頃募騎兵萬七千高以異時蕃兵提空簿漫不可攷因議涅其手屬歲饑高令蕃兵願刺手者貸常平穀一斛於是人人願刺因訓練以時精銳



過於正兵神宗聞而嘉之擢天章閣待制交趾叛詔為  
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總九將軍討之以中官李憲為  
貳高與議不合請罷憲神宗問可代者高以郭達老邊  
事願為裨贊於是以達為宣撫使高副之達至輒與高  
異高欲乘兵形未動先撫輯兩江峒丁擇壯勇啖以利  
使招徠攜貳隳其腹心然後以大兵繼之達不聽高又  
欲使人齎敕榜入賊中招納又不聽遂令燕達先破廣  
源復還永平高以為廣源間道距交州十二驛趨利掩

擊出其不意川途並進三路致討勢必分潰固爭不能得賊乘緩遂據江列戰艦數百艘官軍不能濟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其艦被擊皆廢徐以罷卒致賊設伏擊之斬首數千級馘其渠酋遂皆降達忤於玩寇乃移疾先還達既坐貶高亦以不即平賊降為直龍圖閣知桂州後復天章閣待制權三司使時西師大舉五路並進以高為河東轉運使領降卒赴廊延餉種諤軍諤抵罪高又坐餽輓不給黜知相州既而鑄職知

淮陽軍居數月盡復故職知慶州羌伊特明桑詭稱送  
幣將入寇高知蕃卒白信可使信適以罪係獄破械出  
之告以其故約期日使往果縛取以歸明年夏人欲襲  
取新壘大治攻械高具上撓夏計及夏侵蘭州高遣曲  
珍將兵直抵鹽韋俘馘千驅孳畜五千其酋棧厥寇名  
宿兵於賀蘭原時出攻邊高遣將李照甫蕃官歸仁各  
將兵三千左右分擊取端彥兵四千趨賀蘭原戒端彥  
曰賀蘭險要過嶺則砂磧也使敵入平夏無繇破之又

選三蕃官各與輕兵五百取間道出敵若後邀其歸路  
端彥與戰賀羅平敵敗果趨平夏千兵伏發敵駭潰斬  
馘甚衆生擒寇名斬首領六獲戰馬七百牛羊老幼三  
萬餘遷龍圖閣直學士復帥延安元祐初梁伊瑪數擾  
邊高知夏將入侵檄西路將劉安李儀曰夏即犯塞門  
汝徑以輕兵擣其腹心後果來犯安等襲洪州俘斬甚  
衆夏遂入貢既而以重兵壓境諸將亟請益戍兵為備  
高徐諭之曰第謹斥堠整戈甲無為寇先戍兵不可益

也因遣人詔夏夏兵遂去遣樞密直學士伊瑪終不悅使間以善意問伊瑪何苦為仇必欲寇第恐所得不能償所亡洪州是也能改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伊瑪不復窺塞高乃縱間國中疑而殺之五年拜端明殿學士遷大中大夫夏遣使以地界為請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高領分畫之議夏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高卒年六十五贈右光祿大夫紹聖四年以高與元祐棄地議係其名于黨

籍

孫路字正甫開封人進士及第元豐中為司農丞鄧潤甫薦為御史名對其言不合新政神宗語輔臣以為不可用下遷主簿路求通判河州徙蘭州夏人入寇論扞禦功進五階除陝西轉運判官元祐初為吏部禮部員外郎侍講徐王府司馬光將棄河湟邢恕謂光曰此非細事當訪之邊人孫路在彼四年其行止足信可問也光亟召問路挾輿地圖示光曰自通遠至熙州纔通一徑

熙之北已接夏境今自北關辟土百八十里頻大河城  
蘭州然後可以扞蔽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光幡然曰  
賴以訪君不然幾誤國事議遂止遷右司郎中以直龍  
圖閣知慶州章惇柄國復議取棄地時諸道相視未進  
路聲言修舊壘載器甲樓鹵頓大順城下夜半趨安疆  
遲明據之六日而城完加寶文閣待制遂築興平橫山  
進龍圖閣直學士徙知熙州涇源城西安詔出師牽制  
其勢路即將衆臨會州遂建取青唐之策大將王慙王

瞻擣邈州瞻先至下之愍與爭功路右愍顯屬以兵瞻  
有請輒弗應瞻訴諸朝召拜路兵部尚書以龍圖閣學  
士知成都未行坐他事削職知興國軍徽宗立歷太原  
河南永興軍河中府卒

游師雄字景叔京兆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為儀州  
司戶參軍遷德順軍判官廊延將劉瑄與主帥議戰守  
策欲自延安入安定黑水師雄以地薄賊境懼有伏請  
由他道既而謀者言夏伏精騎於黑水傍瑄謝曰微君



言吾不返矣趙高帥延安辟為屬時夏人擾邊戍兵在別堡龍安以北諸城兵力咸弱高患之師雄請發義勇以守多聚石城上待其至夏人知有備不敢入但襲荒堆三泉而還歲饑行諸壘振貸計口賦糧人無殍亡運石瑩甲深溝繕城邊備益固元祐初為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師雄曰此先帝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惟示中國之怯將起敵人無厭之求儻瀘戎荆粵視以為請亦將與之乎萬一燕人遣一

乘之使來求關南十縣為之奈何不聽因著分疆銀邊  
軍器監丞吐蕃寇邊脅屬羌構夏人為亂謀分據熙河  
朝廷擇可使者與邊臣措置詔師雄行聽便宜從事既  
至謀知夏人聚兵天都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  
州師雄欲先發以制之請於帥劉舜卿舜卿曰彼眾我  
寡奈何師雄曰在謀不在眾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  
种誼將而右兕破六通宗城斬首千五百級攻謀朱城  
斷黃河飛梁青唐十萬眾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及

大首領九人斬首千七百級捷書聞百僚表賀遣使告  
永裕陵將厚賞師雄言者猶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官  
為陝西轉運判官提點秦鳳路刑獄夏人侵涇原復入  
熙河師雄言蘭州距賊一舍通遠不百里非有重山複  
嶺之阻宜於定西通渭之間建安遮納迷結珠三柵及  
護耕七堡以固藩籬此無窮之利也詔付范育皆如初  
議入拜祠部員外郎加集賢校理為陝西轉運使

東都  
事畧

作轉運  
副使

內地移粟於邊民以輦僦為病師雄言往者邊

土不耕仰給於內今積粟已多軍食自足宜令內地量  
轉輸致之直以免大費報可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  
之役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對曰皆上稟廟算臣何  
力之有焉唯當時將士勲勞未錄此為欠也因陳其本  
末拜衛尉少卿哲宗數訪邊防利病師雄具慶厯以來  
邊臣施置之臧否朝廷謀議之得失及方今禦敵之要  
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上之出知邠州改河中府  
進直龍圖閣知秦州未至詔攝熙州以夏人擾邊詔使

者與熙帥秦帥共謀之使者銳於討擊師雄謂進築城  
壘以自蔽席卷之師未應深入上章爭之不報既而使  
者知攻取之難卒用師雄策自復洮州之後于闐大食  
物林邈黎諸國皆懼悉遣使入貢朝廷令熙河限其二  
歲一進師雄曰如此非所以來遠人也未幾還秦徙知  
陝州卒年六十師雄慷慨豪邁有志事功議者以用不  
盡其材為恨

穆衍字昌叔河內人徙河中第進士調華池令民牛為

機家斷舌而不知何人訟于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曰斷牛舌者乃汝耶訊之具服後知淳化耀之屬縣衍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母在耀亟謁歸信宿走七驛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敢近時諸郡捕賊兵糧糶無以給遂擅發常平倉且懼得罪衍曰饑之不恤則吾兵將為慶卒矣衍考課為一路最元豐中种諤西征參其軍事諤第賞以死事為下衍曰此非所以勸忠也力爭之諤選入塞詔往靈武援渭慶

兩軍將行衍曰吾兵甫歸未及解甲安能犯不測於千里外哉諤乃止同幕畏罪陽謝衍曰師不再舉君之力也衍識其意曰全萬衆之命以一身塞責衍無憾焉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為蘭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若一旦委之恐後患益前悔將無及矣議遂止改陝西轉運判官金部戶部員外郎熙河分畫未決詔衍視之還言質孤勝

如據兩川美田實彼我必爭之地自西關失利遂廢不  
守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平以控要害及他城堡皆起  
亭障以通涇源明年遂城李諾名曰定遠三遷左司郎  
中紹聖初以直祕閣為陝西轉運使加直龍圖閣知慶  
州徙延安又徙秦州未行而卒年六十三敕河中官庀  
其葬後追錄不棄蘭州議官其一子

欽定續通志卷三百五十一